



玄菟太守王願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而還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 秋九月吳主以驃騎將軍步騭爲丞相車騎將軍朱然爲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爲右大司馬分荊州爲二部以鎮南將軍呂岱爲上大將軍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圻以威北將軍諸葛恪爲大將軍督左部代陸遜鎮武昌 漢大赦大司農河南孟光於衆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哀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 陳壽評曰諸葛亮爲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吳人不便大錢乃罷之

漢主以涼州刺史姜維爲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並錄尚書事汶山平康夷反維討平之漢主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巴西譙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

通鑑卷七十五
二
敗豪桀並起以爭神器才智之士思望所歸未必以
其勢之廣陋惟其德之厚薄也於時更始公孫述等
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爲善世祖初入河
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者遂務理冤獄
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
吳漢寇恂素未之識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邳彤
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輿病齎棺樞負而至不可勝數
故能以弱爲彊而成帝業及在洛陽嘗欲小出銚期
進諫即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世祖身往臨賊
聞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

不爲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
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
時也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爲者以副人望且承
事宗廟所以率民尊上也今四時之祀或有不臨而
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
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
願省減樂官後宮凡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爲
子孫節儉之教漢主不聽

八年春正月吳全琮卒 二月日有食之時尚書何
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

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夫爲國濔度
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豈中下之吏
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
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吳
主詔徙武昌宮材瓦繕修建業宮有司奏言武昌宮
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吳主曰
大禹以卑宮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歛若更通伐
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乃徙居南宮三月
改作太初宮今諸將及州郡皆義作大將軍爽用何
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多樹

親黨屢改制度大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五月懿始
稱疾不與政事 吳丞相步騭卒 帝好褻近羣小
遊宴後園秋七月尚書何晏上言自今御幸式乾殿
及遊豫後園宜皆從大臣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
世凜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乂上言今天
下已平陛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
下之福臣子之願也帝皆不聽 吳主大發衆集建
業揚聲欲入寇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安豐太守王基
策之基曰今陸遜等已死孫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
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

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綻支黨還自保護耳已而吳果不出是歲雍涼羌胡叛降漢漢姜維將兵出隴右以應之與雍州刺史郭淮討蜀護軍夏侯霸戰于洮西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部落降維維徙之入蜀淮進擊羌胡餘黨皆平之

九年春二月中書令孫資癸巳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夏四月以司空高柔爲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五月漢費禕出屯漢中自蔣琬及禕雖身

居於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爲司空涪陵夷反漢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大

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物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作窟室綺䟽四周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爲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沛國相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人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

之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辯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久而復爲并州刺史往見大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志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下免免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冬河南尹李勝出爲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霑曾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

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

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
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
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
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
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執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
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
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
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勿履然後
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
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故還邑舍見以語其

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
怒以輅爲狂 吳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
動吳主以衡陽督軍都尉陸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
尉胤入境喻以恩信降者五萬餘家州境復清 太
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
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
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
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
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

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覲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爲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求寧宮

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在爽義訓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遛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灋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泰羣之子也初爽以栢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

范乃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范舉吏也范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范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范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范則智矣然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范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范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今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范又謂羲曰卿別

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我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范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已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

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
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
羲訓晏颺謐軌勝并相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
張當俱夷三族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
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
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
芝綜治罪太傅懿曰彼各爲其主也宥之頃之以芝
爲御史中丞綜爲尚書郎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
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爲太常羊耽妻敞與
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
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
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
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
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爲
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
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
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及太山羊祜沈
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
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
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

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
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
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
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
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
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
忍棄之此禽獸不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
使乞子字養爲曹氏以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爲一時
才傑人莫能及晏嘗嘗爲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
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
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已也選部郎劉陶曄之
子也少有口辯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陶嘗謂傳
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
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爲聖玄不復難但語之曰
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
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
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
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則鬼不守宅血不華
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

象也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粲或之子也 丙午大赦 丁未以太傅懿爲丞相加九錫懿固辭不受初右將軍夏侯霸爲曹爽所厚以其父淵死於蜀常切齒有報仇之志爲討蜀護軍屯於隴西統屬征西征西將軍夏侯玄霸之從子爽之外弟也爽旣誅司馬懿召玄詣京師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霸素與淮不叶以爲禍必相及大懼遂犇漢漢主謂曰卿父自

遇害於行間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遇之甚厚姜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旣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士季者鍾繇之子尚書郎會也 三月吳左大司馬朱然卒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終日欽欽若在戰場臨急膽定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然寢疾增篤吳主晝爲減膳夜爲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吳主輒召見口自問訊入

賜酒食出賜布帛及卒吳主爲之哀慟夏四月乙丑改元曹爽之在伊南也昌陵景侯蔣濟與之書言太傅之旨不過免官而已爽誅濟進封都鄉侯上疏固辭不許濟病其言之失遂發病丙子卒秋漢衛將軍姜維寇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侵偏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雍州刺史陳泰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乃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進兵圍趨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瀆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淮從之進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絕遂降淮因西擊諸羌鄧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其將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維今卒還吾軍人少瀆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

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漢軍遂還 兖州刺史令狐愚司空王凌之甥也屯於平阿甥舅並典重兵專淮南之任凌與愚陰謀以帝闇弱制於彊臣聞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昌九月愚遣其將張式至白馬與楚王相聞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其子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華不治丁畢相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之或哀失民故也今司馬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脩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 冬十一月令狐愚復遣張式詣楚王未還會愚病卒 十二月辛卯即拜王凌爲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爲司空 光祿大夫徐邈卒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

之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倣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欽毓之子也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爲車騎將軍 初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生少子亮吳主愛之全公主旣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

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峻靜之曾孫也秋吳主遂幽太子和驃騎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寃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主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吳主登白爵觀見甚惡之敕據晃等無事忽忽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據晃亦固諫不已吳主

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口諫叩頭流血
辭氣不撓吳主欲之各一百左遷據爲新都郡丞晃
斥歸田里羣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遂廢太子和爲
庶人徙故鄣賜魯王霸死殺楊竺流其尸於江又誅
全寄吳安孫竒皆以其黨霸譖和故也初楊竺少獲
聲名而陸遜謂之終敗勸竺无穆令與之別族及竺
敗穆以數諫戒竺得免死朱據未至官中書令孫弘
以詔書追賜死 冬十月廬江太守譙郡文欽僞叛
以誘吳偏將軍朱異欲使異自將兵迎已異知其詐
表吳主以爲欽不可迎吳主曰方今北土未一欽欲

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
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偏將軍呂據督二萬人與異
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異相之子據範之子也 十
一月大利景侯孫禮卒 吳主立子亮爲太子 吳
主遣軍十萬作堂邑塗塘以淹北道 十二月甲辰
東海定王霖卒 征南將軍王昶上言孫權流放良
臣適庶分爭可乘釁擊吳朝廷從之遣新城太守南
陽州泰襲巫秭歸荊州刺史王基向夷陵昶向江陵
引竹緮爲橋渡水擊之吳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昶
欲引致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

見而喜又以所獲鎧馬甲首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昶與戰大破之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漢姜維復寇西平不克

三年春正月王基州泰擊吳兵皆破之降者數千口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爲司空夏四月甲申以王昶爲征南大將軍壬申大赦太尉王凌聞吳人塞涂水欲因此發兵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爲善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凌自知執窮乃

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鉞懿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懿承認詔遣主簿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恃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欲趨懿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懿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懿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遣步騎六百送凌西詣京師凌試索棺釘以觀懿意懿命給之五月甲寅凌行到項遂飲藥死懿進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懿寤治其事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凌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二日

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初令狐愚爲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興令狐氏族父弘農太守邵獨以爲愚性侷儻不脩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之心甚不平及邵爲虎賁中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從容謂邵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私謂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又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後十餘年而愚族滅愚在兗州辟山陽單固爲別駕與治中楊康並爲愚腹心及愚卒康應司徒辟至洛陽露愚陰事愚由是敗懿至

壽春見單固問曰令狐反乎曰無有楊康白事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固云無有懿錄楊康與固對相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傭旣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康初自冀封侯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之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乎詔以揚州刺史諸葛誕爲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吳主立潘夫人爲皇后大赦改元太元六
月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 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殂 辛未以司

馬孚爲太尉 八月戊寅舞陽宣文侯司馬懿卒詔以其子衛將軍師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太祖留單于呼厨泉於鄴分其衆爲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子也爲左部帥部族最彊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執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禦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

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耻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吳立節中郎將陸抗屯柴桑詣建業治病病差當還吳主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是時吳主頗寤太子和之無罪冬十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之乃止吳主以太子亮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吳主嫌恪剛狠自用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武昌恪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

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荅時咸謂之失言 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呂侯國之元耆志度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於凶豎之刃世人竒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爲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

精嚴垂發而費禕方與來敏對基意無厭倦敏以爲必能辦賊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也况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蜀爲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禕性之寬簡不妨細微卒爲降人郭循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足以爲世鑒也 恪至建業見吳主於卧內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弘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爲制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又以

會稽太守北海滕胤爲太常胤吳主婿也 十二月
以光祿勳滎陽鄭冲爲司空 漢費禕還成都望氣
者云都邑無宰相位乃復北屯漢壽 是歲漢尚書
令呂乂卒以侍中陳祗守尚書令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司馬師爲大將軍 吳主立故
太子和爲南陽王使居長沙仲姬子奮爲齊王居武
昌王夫人子休爲琅邪王居虎林 二月立皇后張
氏大赦后故涼州刺史旣之孫東莞太守緝之女也
召緝拜光祿大夫 吳改元神鳳大赦 吳潘后性
剛戾吳主疾病后使人問孫弘以吕后稱制故事左

右不勝其虐伺其昏睡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
死者六七十人吳主病困召諸葛恪孫弘滕胤及將軍
吕據侍中孫峻入卧内屬以後事夏四月吳主殂孫
弘素與諸葛恪不平懼爲恪所治祕不發喪欲矯詔
誅恪孫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殺之乃發喪
謚吳主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大赦改元建興閏月
以諸葛恪爲太傅滕胤爲衛將軍吕岱爲大司馬恪
乃命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崇恩澤衆莫不
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恪不欲諸王處濱
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奮於豫章琅邪王休於丹陽

奮不肯徙恪爲牋以遺奮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大彊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牙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勤渠科禁嚴峻其所戒敕無所不至誠欲上安

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順之節下存前世驕恣荒亂之王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中書楊融親受詔敕所當恭肅乃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小大驚恠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禮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灑教懷輕慢之心臣下

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邪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則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唯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悽悽欲爲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王得賤懼遂移南昌 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冬十月太傅恪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引軍而還鎮東

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尚書傅嘏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爲寇幾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

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
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
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
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
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塔土一也兵出民
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
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立五
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
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
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逼形勢已交智

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
餘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
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曰敵逸能勞之飽能饑
之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擊
吳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母丘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
率衆七萬攻東興甲寅吳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
行救東興胡遵等救諸軍作浮橋以度陳於堤上分
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諸葛恪使冠軍將軍
丁奉與呂據留贊唐咨爲前部從山西上奉謂諸將
曰今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趨之

通鑑卷之五
乃辟諸軍使下道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
奉舉帆二日即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雪寒胡遵等
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
賞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楯保
身緣塌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
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
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前部督韓綜樂安太
守桓嘉等皆沒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數爲吳害吳
大帝常切齒恨之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廟獲
車乘牛馬騾驢各以千數其器山積振旅而歸
初

漢姜維寇西平獲中郎將郭循漢人以爲左將軍循
欲刺漢主不得親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爲左右所
過事輒不果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魏紀八

起昭陽作噩盡朔蒙大淵獻凡三年

邵陵厲公下

嘉平五年春正月朔蜀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循起刺禕殺之禕性資汎愛不疑於人越雋太守張嶷嘗以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太過宜鑒前事少以為警禕不從故及禍詔追封郭循為長樂鄉侯使其子襲爵 王昶母丘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大將軍師曰我不聽公休

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師弟安東將軍
昭時爲監軍唯削昭爵而已以諸葛誕爲鎮南將軍都
督豫州毋丘儉爲鎮東將軍都督揚州是歲雍州刺史
陳泰求救并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新興鴈門二郡
胡以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
責是以人皆愧悅 習鑿齒論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而
爲已過過消而業隆可謂知矣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
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謬之甚矣君人
者苟統斯理以御國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
也况於再乎 光祿大夫張緝言於師曰恪雖克捷見誅

不义師曰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
二月吳軍還自東興進封太傅恪陽都侯加荆揚州
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
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
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衆曰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
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
慮也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以魏比古之
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也然今所以
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及長
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殞

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
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
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
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今聞
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
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
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胄生蟣蠱將士厭
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其長久不得兩存者耳
每鑒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
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

故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沒之畫
不立貴今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耳衆人雖皆心
以爲不可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以
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
公輔贊大業承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
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
福邪宜且柔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
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
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孰省此
論可以開悟矣滕胤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

朝出摧疆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君不可皆不見計筭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三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入寇以滕胤爲都下督掌統留事夏四月大赦漢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

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爲希冀微倖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軍

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
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
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今恪
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
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
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
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
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
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
敕母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

姜維糧盡退還楊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
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
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持乃謂吳人口今我無
心復戰也然魏灋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
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
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
還爲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爲
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特乃
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
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

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
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
計而耻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迂恪恪
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
策馬來犇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秋七月恪
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
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者一月
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
怨讟興矣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
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執足以違

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息上下以
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
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
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况恪才非四賢而不
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
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
敢數妄作語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
所奏署令長職司一更罷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
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
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於吳主

云欲爲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
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又家數有妖怪恪疑之旦
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
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
主上欲以嘗知恪意恪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
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以
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爲正恐因酒食
中人耳恪入劔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
峻曰使君病未善平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
別飲所齋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着短

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劔未得而峻刀交
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
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
刃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竦建聞難載其母欲來犇峻
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蔑束罾投之石子罔又
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軍殺恪弟奮威將
軍融於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
恩皆夷三族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
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之以雲雨因以
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

通鑑卷七十一
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
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
父子三首梟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
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
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
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憐然且已死之人
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
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
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
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

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
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大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
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
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
聞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初
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爲戚曰
非保家之主也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爲恪必敗
諸葛氏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
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
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

舊太守張焜與瞻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邪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果以此敗吳

羣臣共議上奏推孫峻爲太尉滕胤爲司徒有媚峻者言曰萬機宜在公族若承嗣爲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量也乃表峻爲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望滕胤女爲恪子竦妻胤以此辭位孫峻曰鯨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爲峻與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苞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齊王奮聞諸葛恪誅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爲庶人徙章安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徙都之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及恪被誅丞

通鑑卷九十一
相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初和妾
何氏生子結諸姬子德謙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
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
當字孤遂撫育皓及其三弟皆賴以獲全

高貴鄉公上

正元元年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初豐年十七八已
有清名海內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敕使
閉門斷客曹爽專政司馬懿稱疾不出豐爲尚書僕
射依違二公間故不與爽同誅豐子韜以選尚齊長
公主司馬師秉政以豐爲中書令是時太常夏侯玄

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勢任居常怏怏張
緝以后父去郡家居亦不得意豐皆與之親善師雖
擢用豐豐私心常在玄豐在中書二歲帝數召豐與
語不知所說師知其議已請豐相見以詰豐豐不以
實告師怒以刀鐶築殺之送尸付廷尉遂收豐子韜
及夏侯玄張緝等皆下廷尉鍾毓案治云豐與黃門
監蘇鑠未寧署令樂敦宄從僕射劉賢等謀曰拜貴
人日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同奉陛下將羣
僚人兵就誅大將軍陛下儻不從人便當劫將去耳
又云謀以玄爲大將軍緝爲票騎將軍玄輯皆知其

謀庚戌誅韜玄緝樂敦賢皆夷三族夏侯霸之入蜀也邀玄欲與之俱玄不從及司馬懿薨中領軍高陽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及下獄玄不肯下辭鍾毓自臨治之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罪卿爲令史責人也卿便爲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及就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如若李豐弟翼爲交州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

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爲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耳二兒必免乃止死初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智子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仲嘗與李豐俱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爲誤及豐死仲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正始中夏侯玄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尚書郎傅嘏嘏不受嘏友人荀粲恠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

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
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
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
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噉又與李豐不善
謂同志曰豐飾僞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利若任
機事其死必矣 辛亥大赦 三月廢皇后張氏夏
四月立皇后王氏奉車都尉夔之之女也 狄道長李
簡密書請降於漢六月姜維寇隴西 中領軍許允
素與李豐夏侯玄善狄允爲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
北諸軍事帝以允當出詔會羣臣帝特引允以自近

允當與帝別涕泣獻欵允未發有司奏允前放散官
物收付廷尉徒樂浪未至道死 吳孫峻驕矜淫暴
國人側目司馬桓慮謀殺峻立太子登之子吳侯英
不克皆死 帝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
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帝
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帝因昭辭殺之勒兵以
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帝懼不敢發昭引兵入城大
將軍師乃謀廢帝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召羣臣會議
以帝荒淫無度褻近倡優不可以承天緒羣臣皆莫
敢違乃奏收帝璽綬歸藩于齊使郭芝入白太后太

通鑑卷七十九
五
后方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師師甚喜又遣使者授帝齊王印綬使出就西宮帝與太后垂涕而別遂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群臣送者數十人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師又使使者請璽綬於太后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求絕嗣乎高貴鄉公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丁丑師更召群臣以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髦者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年十四使太常王肅持節迎之師又使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冬十月癸丑高貴鄉公至玄武館群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群臣又請以灋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於洛陽群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答拜僮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

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即皇帝
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大赦改元為
齊王築宮于河內 漢姜維自狄道進拔河間臨洮
將軍徐質與戰殺其盪寇將軍張嶷漢兵乃還 初
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絕人曹爽以鄉里故愛之欽恃
爽執多所陵傲及爽誅欽已內懼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司馬
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毋丘儉素與夏侯玄
李豐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治
書侍御史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
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二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
以討司馬師又表言相國懿忠正有大勲於社稷宜
宥及後世請廢師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
孝小心護軍望忠公親事皆宜親寵授以要任望孚
之子也儉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
欽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為遊
兵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虜于禁
於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
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
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士崩之勢矣時

師新割目瘤創甚或以爲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孚拒之唯王肅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鬪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與疾而東戊午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欽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兵會于陳許師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筭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師稱善師以荊州刺史王基爲行監軍假節

統許昌軍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旣而復敕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虜略民人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

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滎水閏月甲申師次于滎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於師曰兵聞拙速未覩爲巧之義也方今外有疆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

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 癸未征西將軍郭淮卒以雍州刺史陳泰代之 吳丞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會稽留贊襲壽春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君得其一未得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說誘與之舉事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垂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鬪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

通鑑卷七十一
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
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母丘儉文欽進不得鬪退
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
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儉之初
起遣健步齎書至兗州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將兵萬
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
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
軍驚愕未知所爲欽子鴛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
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軍鴛
帥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

衆知之鬪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鴛見兵盛乃引
還師謂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
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鴛鼓
譟失應其執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鴛曰不先
折其執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陳所向皆
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
追之鴛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
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小爲曹氏家
奴常在天子左右師將與俱行大目知師一目已出
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

里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公追解語之今還與公復好
師許之大目單身乘大馬被鎧胄追欽遙相與語大
目心實欲爲曹氏謬言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
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
先帝家人不念報恩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
不祐汝張弓傳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
善自努力是日毋丘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遂大潰
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
潰遂奔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壬寅進至橐臯
文欽父子詣軍降毋丘儉走北至慎縣左右人兵稍
棄儉去儉藏水邊草中甲辰安風津民張屬就殺儉
傳首京師封屬爲侯諸葛誕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
萬口懼誅或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詔以誕爲鎮東
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諸軍事夷毋丘儉三族
儉黨七百餘人繫獄侍御史杜友治之惟誅首事者
十餘人餘皆奏免之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廷
尉司隸主簿程咸議曰女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
家之母於防不足以懲姦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
恩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
矜女弱均灋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

通鑑卷七十一
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仍著於律令 舞陽忠武侯司馬師疾篤還許昌留中郎將參軍事賈充監諸軍事充達之子也衛將軍昭自洛陽往省師師令昭總統諸軍辛亥師卒于許昌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中詔敕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昭屯許昌爲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昭俱發還到洛水南屯住二月丁巳詔以司馬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勲業難爲也可不慎哉 吳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

引兵還以文欽爲都護鎮北大將軍幽州牧 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后武宣皇后弟秉之曾孫女也 秋七月吳將軍孫儀張怡林伯謀殺孫峻不克死者數十人全公主譖朱公主於峻曰與儀同謀峻遂殺朱公主峻使衛尉馮朝城廣陵功費甚衆舉朝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之峻不從功卒不成 漢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罕趨狄道征西將軍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執乃進泰軍陳倉

通鑑卷七十六
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利經輒渡洮水秦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於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死者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維大怒遂進圍狄道辛未詔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以太尉孚爲後繼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賊衆太盛將軍以烏合之衆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

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旣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執殊客主不同兵書曰脩櫓輶輶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執也洮水無其表維等在其

內今乘高據執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緣山急來攻之秦與交戰維退秦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秦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并治城壘還屯上邽秦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督大將不當爾邪姜維退駐鍾提初吳大帝不立太廟以武烈嘗爲長沙太守立廟於臨湘使太守奉祠而已冬十月始作太廟於建業尊大帝爲太祖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七

魏紀九

起柔兆困敦盡重光
大荒落凡六年

高貴鄉公下

甘露元年春正月漢姜維進位大將軍二月丙辰
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高祖優
劣以少康為優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昭袞冕之
服赤舄副焉丙辰帝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
諸儒莫能及帝嘗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
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
特加禮異謂秀為儒林丈人沈為文籍先生帝性急

請召欲速以望職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每有集會輒奔馳而至秀潛之子也 六月丙午改元

姜維在鍾提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士卒凋殘倉廩空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執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富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為之外倉五也賊有點計其來必矣 秋七月姜維復率衆

出祁山聞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拒之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維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衆蜀人由是怨維維上書謝求自貶黜乃以衛將軍行大將軍事

八月庚午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為太傅 九月以司徒高柔為太尉 文欽說吳人以伐魏之利孫峻使欽與驃騎將軍呂據及車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

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餞之於石頭遇
暴疾以後事付從父弟偏將軍繇丁亥峻卒吳人以
繇爲侍中武衛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召呂據等還
己丑吳大司馬呂岱卒年九十六始岱親近吳郡
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襦與共言論後
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
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
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徐德淵呂岱之
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羨之 呂據聞孫
繇代孫峻輔政大怒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爲

丞相繇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
使人報胤欲共廢繇冬十月丁未繇遣從兄憲將兵
逆據於江都使中使敕文欽劉纂唐咨等共擊取據
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喻胤宜速去
意胤自以禍及因番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
軍孫咨告以繇爲亂迫融等使作書難繇繇不聽表
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攻圍胤胤又
劫融等使詐爲詔發兵融等不從皆殺之或勸胤引
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繇就公時夜已半胤
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兵已

在近道故皆爲胤盡死無離散者胤顏色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緄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己酉大赦改元太平或勸呂據犇魏者據曰吾恥爲叛臣遂自殺以司空鄭冲爲司徒左僕射盧毓爲司空毓固讓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琅邪王祥詔不許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往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爲之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自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委以州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十一月吳孫緄遷大將軍緄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峻從弟憲嘗與誅諸葛恪峻厚遇之官至右將軍無難督平九官事緄遇憲薄於峻時憲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緄事泄緄殺惇憲服藥死

二年春三月大梁成侯盧毓卒夏四月吳主臨正

通鑑卷七十七
四
殿大赦始親政事孫綝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吳主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吳主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此必黃門所爲也詰之果服左右莫不驚悚 征東大將軍諸

葛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友善玄等死王凌毋丘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畜養揚州輕俠數千人以爲死士因吳人欲向徐暘請十萬衆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亮請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昭遣亮至淮南亮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亮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

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甲子詔以誕爲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疑揚州刺史樂綝聞已遂殺綝歛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爲閉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將少子覲至吳稱臣請救并請以牙門子弟爲質 吳勝胤呂據之妻皆夏口督孫壹之妹也六月孫綝使鎮南將軍朱異自虎林將兵襲壹異至武昌壹將部曲來奔乙巳詔拜壹車騎將軍交州牧封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袞冕赤舄事從豐厚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吳綱至吳吳人大

喜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王祚將三萬衆與文欽同救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懌琮之子端其從子也六月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文欽全懌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昭敕基歛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進屯安豐爲文欽外執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

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執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於是基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督交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等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秋七月吳大將軍緄大發兵出屯鑊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異留輜重於都陸進

屯黎漿石苞州泰又擊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緄緄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緄命緄怒九月己巳緄斬異於鑊里辛未引兵還建業緄旣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之司馬昭曰異不得至壽春而吳人殺之非其罪也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備其越逸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聞揚言吳救方至大軍乏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執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將軍蔣班焦彝皆誕

腹心謀主也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內實坐須成敗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爲也文欽曰公今舉十餘萬之衆歸命於吳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來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內變將起柰何舍此欲乘危徼倖乎班嬰固勸之欽怒誕欲殺班嬰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來降全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

曲數十家來犇於是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翮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鍾會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帥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城中震懼不知所爲詔拜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漢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司馬望及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壁於芒水數挑戰望艾不應

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强者其術如何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已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劔鞭馬而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

疲秦後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旣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執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執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三年春正月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

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
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大爲攻具晝夜五
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火
箭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血流盈塹復
還城城內食轉竭出降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
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
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
鴛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赴之衆不爲用遂
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馬昭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
罪不容誅其子固應就戮然鴛虎以窮歸命且城未

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鴛虎使將數百騎巡城呼
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鴛虎皆爲將
軍賜爵關內侯城內皆喜且日益饑困司馬昭身自
臨圍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曰可攻矣乃四面進軍同
時鼓譟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
突小城欲出司馬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族誕麾
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
變以至於盡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
人旣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陳而
死唐咨王祚等皆降吳兵萬衆噐仗山積司馬昭初

圍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爲壽春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擒矣乃命諸軍案甲而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拜唐咨安遠將軍其

餘裨將咸假位號衆皆悅服其淮南將士吏民爲誕所脅略者皆赦之聽文鴛兄弟收斂父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昭遺王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美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擒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滅吳之執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旣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

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犇懼挫威也昭乃止以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 習鑿齒曰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夫建業者異道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擒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賞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養英欽忘疇昔之際不咎誕衆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

其德武昭旣敷文美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

哉 司馬昭之克壽春鍾會謀畫居多昭親待日隆委

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 漢姜維聞諸葛誕死復

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夏五月詔以司馬昭爲相國封

晉公食邑八郡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 秋七月吳

主封故齊王奮爲章安侯 八月以驃騎將軍王昶爲

司空 詔以關內侯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帝率

羣臣幸太學行養老乞言之禮小同玄之孫也 吳孫

綝以吳主親覽政事多所難問甚懼返自鑊里遂稱疾

不朝使弟威遠將軍據入倉龍門宿衛武衛將軍恩偏

將軍幹長水校尉闔分屯諸營欲以自固吳主惡之乃推朱公主死意全公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朱據二子熊損所白是時熊爲虎林督損爲外部督吳主皆殺之損妻即孫峻妹也絺諫不從由是益懼吳主陰與全公主及將軍劉丞謀誅絺全后父尚爲太常衛將軍吳主謂尚子黃門侍郎紀曰孫絺專執輕小於孤孤前敕之使速上岸爲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於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爲自在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率宿衛虎騎左右無難

一時圍之作版詔敕絺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當得之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絺同堂姊邂逅漏泄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絺九月戊午絺夜以兵襲尚執之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比明遂圍宮吳主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不得出嘆咤不食罵全后曰爾父憤憤敗我大事又遣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絺使光祿勳孟宗告太廟廢吳主爲會稽王

召羣臣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已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緄遣中書郎李崇奪吳主璽綬以吳主罪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緄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緄迎立琅邪王休緄從之己未緄使宗正楷與中書郎董朝迎琅邪王於會稽遣將軍孫耽送會稽王亮之國亮時年十六徙全尚於零陵尋追殺之遷全公主於豫章冬十月戊午琅邪王行至曲阿有老公遮王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王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孫緄以琅邪王未至欲入居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選曹郎虞汜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任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緄不懌而止汜翻之子也緄命弟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琅邪王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座己卯王至便殿止東廂孫恩奉上璽符王三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王就乘輿百官陪位緄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王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孫緄稱草莽臣詣闕上書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吳主引見慰

色徒唯唯而已選曹郎虞汜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任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緄不懌而止汜翻之子也緄命弟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琅邪王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座己卯王至便殿止東廂孫恩奉上璽符王三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王就乘輿百官陪位緄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王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孫緄稱草莽臣詣闕上書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吳主引見慰

論下詔以緄爲丞相荊州牧增邑五縣以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孫據幹闔皆拜將軍封侯又以長水校尉張布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先是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邪王其妻習氏諫之衡不聽琅邪王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及琅邪王即位李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犇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旣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

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敗夫射鉤斬祛在君爲君其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加威遠將軍授以祭戟己丑吳主封故南陽王和子皓爲烏程侯羣臣奏立皇后太子吳主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位事日淺恩澤未敷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固請吳主不許孫緄奉牛酒詣吳主吳主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

吳主吳主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戊戌吳主詔曰
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
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或有告緄懷怨侮
上欲圖反者吳主執以付緄緄殺之由是益懼因孟
宗求出屯武昌吳主許之緄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
餘人皆令裝載又取武庫兵器吳主咸令給與緄求
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
吳主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無違者將軍魏邈說吳主
曰緄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翔又告緄謀反吳主將
討緄密問輔義將軍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

吏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吳主召奉告之且問以
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
制可因臘會有陞兵以誅之吳主從之十二月丁卯
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緄聞之不悅夜大風發屋揚
沙緄益懼戊辰臘會緄稱疾不至吳主彊起之使者
十餘輩緄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緄曰國家屢有命不
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
而火起緄求出吳主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緄
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緄叩頭曰願徙交州吳主
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於交州乎緄復曰願沒爲官

奴吳主曰卿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緜首令其衆曰諸與緜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孫闓乘船欲降北追殺之夷緜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斷其木而埋之已巳吳主以張布爲中軍督改葬諸葛恪滕胤呂據等其懼恪等事遠徙者一切召還朝臣有乞爲諸葛恪立碑者吳主詔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

初漢昭烈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執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爲

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歛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捍之令游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漢主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井中先是頓丘冠軍陽夏井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夏六月京陵穆侯王

通鑑卷七十七
昶卒。漢主封其子謐爲北地王，詢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尚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漢主，姜維雖位在祗上而多率衆在外，希親朝政，權任不及祗。秋八月丙子，祗卒。漢主以僕射義陽董厥爲尚書令，尚書諸葛瞻爲僕射。冬十一月，車騎將軍孫壹爲婢所殺。是歲，以王基爲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元皇帝上

景元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尚書

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遇帝於東止車門左。

右呵之。佻衆奔走。中護軍賈亮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劔。衆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亮曰：「事急矣，當云何？」亮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帝，殞于車下。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顛召之。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亮少可以謝天下耳。」昭又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復更言。顛或之子也。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爲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毋，毋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太后許之。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以爲明帝嗣。炎昭之子也。辛卯，羣公奏太后自今令書皆稱詔制。癸卯，司馬昭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太后詔許之。戊

由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六月癸丑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奂甲寅常道鄉公入洛陽是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 丙辰詔進司馬昭爵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 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爲司空 吳都尉嚴密建議作浦里塘羣臣皆以爲難唯衛將軍陳留濮陽興以爲可成遂會諸軍民就作功費不可勝數士卒多死亡民大愁怨 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吳主黜亮爲候官侯遣之國亮自殺衛送者皆伏罪 冬十月陽鄉肅侯王觀卒 十

一月詔尊燕王待以殊禮 十二月甲午以司隸校

尉王祥爲司空 尚書王沈爲豫州刺史初到下教

敕屬城及士民曰若有能陳長吏可否說百姓所患者給穀五百斛若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者給穀千斛主簿陳廩褚碧入白曰教旨思聞苦言示以勸賞竊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

在徒見言之不用因謂設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少須後沈又教曰夫興益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褚碧復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

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言將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沈乃止

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列表言吳將鄧由李光等十八屯同謀歸化遣使送質任欲令郡兵臨江迎拔詔王基部分諸軍徑造沮水以迎之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馳驛遺司馬昭書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

夷陵東西皆險陜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濡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要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姜維之趣上邽文欽之據壽春皆深入求利以取覆沒此近事之鑒戒也嘉平已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務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昭累得基書意狐疑敕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候節度基復遺昭書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昭於是罷兵報基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

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依來
旨已罷軍嚴旣而由等果不降烈奮之弟也 秋八
月甲寅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不受 冬十月漢
主以董厥爲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爲都護衛將軍其
平尚書事以侍中樊建爲尚書令時中常侍黃皓用
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
來祕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
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旣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
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漢主弟甘陵王永
憎皓皓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吳主使五官中郎將
薛翊聘于漢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
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
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以爲至安也
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翊綜之子也 是歲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
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因留爲質力微之先世居北荒
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始彊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
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
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毘氏分統部衆爲
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遂居匈奴故地

通鑑卷七十七
詰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部衆浸盛諸部皆畏服之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

魏紀十

起玄默敦祥盡闕
逢湑灘凡三年

元皇帝下

景元三年秋八月乙酉吳主立皇后朱氏朱公主之女也戊子立子暉為太子 漢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冬十月維入寇洮陽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初維以羈旅依漢身受重任興兵累年功績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大將軍閻宇親善陰欲廢維樹宇維知

之言於漢主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漢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漢主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返自洮陽因求種麥香中不敢歸成都 吳主以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初興爲會稽太守吳主在會稽興遇之厚左將軍張布嘗爲會稽王左右督將故吳主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人失望吳主喜讀書欲與博士祭酒韋昭博士盛冲講論張布以昭冲切直恐其入侍言已陰過固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但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當恐昭等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乃解也布惶恐陳謝且言懼妨政事吳主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甚不取布拜表叩頭吳主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吾今日之巍巍皆君之功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然吳主恐布疑懼卒如布意廢其

講業不復使昭等入 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

莊而尚竒任俠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
南向秀琅邪王戎沛國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
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爲
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
決賭旣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
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校尉何曾惡之面質籍於
司馬昭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
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
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

宜擯之四裔無令汙染華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曾
夔之子也阮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
客馬追之累騎而還劉伶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
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爲賢
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
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
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遂深銜之山濤爲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
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
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

欲助毋丘儉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
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嘗詣隱者汲郡
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司馬
昭患姜維數爲寇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從事中
郎荀勗曰明公爲天下宰宜杖正義以伐違貳而以
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勗爽之曾孫
也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爲不可獨司隸校尉鍾
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
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
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執水陸並進此滅

虢取虞之執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
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
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
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
會爲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爲蜀未
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諭之艾
乃奉命姜維表漢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
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
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
啓漢主寢其事羣臣莫知

四年春二月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又辭不受

吳交趾太守孫資貪暴爲百姓所患會吳主遣察戰鄧荀至交趾荀擅調孔爵三十頭送建業民憚遠役因謀作亂夏五月郡吏呂興等殺資及荀遣使來請太守及兵九真日南皆應之詔諸軍大舉伐漢遣

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瓘覬之子也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

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徇漢人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爲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爲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北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

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會徑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初漢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漢朝令人代之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爲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衆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舒率其衆迎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僉彤之子也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直攻姜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劔閣以拒會 安國元侯高柔卒 冬十月漢人告急於吳甲申吳主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春將軍留平就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

以救漢 詔以征蜀諸將獻捷交至復命大將軍昭進位爵賜一如前詔昭乃受命昭辟任城魏舒爲相國參軍初舒少時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知之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爲皎厲之事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當爲台輔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

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及爲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昭深器重之 癸卯立皇后卞氏昭烈將軍秉之孫也

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引軍向白水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執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

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谷高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尚書郎黃崇權之子也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下

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絳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及黃崇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策馬冒陳而死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爲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漢主使羣臣會議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與國宜可犇吳

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犇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爲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稱臣爲小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犇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或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執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

義爭之衆人皆從周議漢主猶欲入南狐疑未決周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偪之窮乃率從今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漢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柰何降乎漢主不聽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張紹等見鄧艾於維艾大喜報書褒納漢主遣太僕蔣顯別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戶

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
至成都城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
縛輿櫬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
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
制拜漢主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
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
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艾聞黃皓
姦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姜維等聞
諸葛瞻敗未知漢主所嚮乃引軍東入于巴鍾會進
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鄴得漢主敕命乃令兵
悉放仗送節傳於胡烈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
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於是諸郡縣圍守
皆被漢主敕罷兵降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
綬節蓋 吳人聞蜀已亡乃罷丁奉等兵吳中書丞
吳郡華覈詣宮門上表曰伏聞成都不守臣主播越
社稷傾覆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
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
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
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
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

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獻承之刑繁
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
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
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
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姦計立矣
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敝競
於外利不脩守備彼疆弱不同智筭亦勝因危而伐
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
乃服 吳人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
亂乃以越騎校尉鍾離牧領武陵太守魏已遣漢葭

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遷陵界屯于
赤沙誘動諸夷進攻酉陽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
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
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
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
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執也敕外
趣嚴撫夷將軍高尚謂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
後討五谿夷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旣無往日
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欲以三千兵深入尚
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帥所領晨

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
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走五谿皆平
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冲爲太保 壬子分益州爲
梁州 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半五年
乙卯以鄧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鍾會爲司徒增邑
萬戶 皇太后郭氏殂 鄧艾在成都頗目矜伐謂
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
之徒已殄滅矣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
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執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
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晉隴

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
作舟船豫爲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
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爲扶
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
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
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瓘
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
授之策元惡旣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
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
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

通鑑卷七十八
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執與蜀連
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
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內有異
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乃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
來筭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
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
公汎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
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佗則君智力之
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出則同輦坐則
同席會因鄧艾承制專事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

會善效人書於劔閣要艾文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
指恃傲多自矜伐又毀晉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檻車徵鄧艾晉公昭恐
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又遣賈克將兵入斜谷
昭自將大軍從帝幸長安以諸王公皆在鄴乃以山
濤爲行軍司馬鎮鄴初鍾會以才能見任昭夫人王
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
大任及會將伐漢西曹屬邵悌言於晉公曰今遣鍾
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
行也晉公笑曰我寧不知此邪蜀數爲邊寇師老民

通鑑卷六十八
三
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
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所以爲敵禽
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
後就如卿慮何憂其不能辦邪夫蜀已破亡遺民震
恐不足與共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
會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勿使人聞也
及晉公將之長安悌復曰鍾會所統兵五六倍於鄧
艾但可敕會取艾不須自行晉公曰卿忘前言邪而
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
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

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
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鍾
會遣衛瓘先至成都收鄧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
瓘因以爲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距乃夜至成都
檄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
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鷄鳴悉來
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
艾所居艾尚卧未起遂執艾父子置艾於檻車諸將圖
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
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

所憚惟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遂決
意謀反會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爲前驅會自
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
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
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晉公書云恐鄧艾或不就
徵今遣中護軍賈克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
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
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
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
作劉備也丁丑會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

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哀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
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
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
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衛瓘詐稱疾篤出就
外廨會信之無所復憚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
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密書與劉禪曰願陛
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
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
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
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給語親兵及疏

通鑑卷七十八
與其子淵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楛數千欲
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帟拜散將以次楛殺內坑中諸
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徧已卯日中
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諸軍不期皆鼓譟而出曾
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會方給姜維鎧杖白外
有匈匈聲似失火者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
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
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
能破斯須城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
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姜維率會

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格斬維爭前殺會會將士死
者數百人殺漢太子璿及姜維妻子軍衆鈔略死喪
狼籍衛瓘部分諸將數日乃定鄧艾本營將士追出
艾於檻車迎還衛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爲變乃
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遇於縣竹西斬艾父子艾
之入江油也田續不進艾欲斬續旣而捨之及瓘遣
續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衆
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望已高旣無德音又
不御下以正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
預預恕之子也鄧艾餘子在洛陽者悉伏誅徙其妻

及孫於西城鍾會兄毓嘗密言於晉公曰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及會反毓已卒晉公思鍾繇之勲與毓之賢特原毓子峻廸官爵如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晉公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旣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世明公讐對枯骨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

二月丙辰車駕還洛陽

庚申葬明元皇后

初劉

禪使巴東太守襄陽羅憲將兵二千人守永安聞成都敗吏民驚擾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及得禪手敕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土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唇齒不恤我難而背盟徼利不義甚矣且漢已亡吳何得久我寧能爲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憤激吳人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乃使撫軍步協率衆而西憲力弱不能禦遣叅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於安東將

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公協攻永安憲與
戰大破之吳主怒復遣鎮軍陸抗等帥衆三萬人增
憲之圍 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爲太尉征北將軍
何曾爲司徒左僕射荀顛爲司空 己卯進晉公爵
爲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顛共詣晉王顛謂祥曰
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
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
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
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
我不爲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

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劉禪舉家東遷洛陽時授
攘倉卒禪之大臣無從行者惟祕書令郤正及殿中
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舉
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初漢建寧太守霍
弋都督南中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以備敵既定
不聽成都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弋宜速
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去就大故不可
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
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東遷之問始
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

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
不敢有貳晉王善之拜南中都尉委以本任丁亥封
劉禪爲安樂公子孫及羣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
與禪宴爲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爲之感愴而禪喜笑
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亮
在不能輔之久全况姜維邪佗日王問禪曰頗思蜀
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
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
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禪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
正語邪禪驚焉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夏四月新

附督王稚浮海入吳句章略其長吏及男女二百餘
口而還 五月庚申晉王奏復五等爵封騎督以上
六百餘人 甲戌改元 癸未追命舞陽文宣侯懿
爲晉宣王忠武侯師爲景王 羅憲被攻凡六月救
援不到城中疾病太半或說憲棄城走憲曰吾爲城
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
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將步騎二
萬攻西陵以救憲秋七月吳師退晉王使憲因仍舊
任加陵江將軍封萬年亭侯 晉王奏使司空荀顛
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

通鑑卷七十八
太保鄭冲揔而裁焉 吳分交州置廣州 吳主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靈出拜之休把興臂指靈以託之癸未吳主殂諡曰景帝羣臣尊朱后爲皇太后吳人以蜀初亡交趾攜叛國內恐懼欲得長君左典軍萬彧嘗爲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之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儔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興左將軍布與布說朱太后欲以皓爲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改元元興大赦 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

國事 初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枯口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晉王王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癸巳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 九月戊午以司馬炎爲撫軍大將軍 辛未詔以呂興爲安南將軍都督交州諸軍事以南中監軍霍弋遙領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選用長吏弋表遣建寧爨谷爲交趾太守率牙門董元毛炅孟幹孟通爨能李松王素

通鑑卷七十八
等將兵助興未至興爲其功曹李統所殺 吳主貶
朱太后爲景皇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爲
太后 冬十月丁亥詔以壽春所獲吳相國參軍事
徐紹爲散騎常侍水曹掾孫或爲給事黃門侍郎以
使於吳其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不必使還以開廣
大信晉王因致書吳主諭以禍福 初晉王娶王肅
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後攸性孝友多才藝清
和平允名聞過於炎晉王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
天下也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炎立髮
委地手垂過鄰嘗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異
相示之秀由是歸心羊琇與炎善爲炎畫策察時政
所宜損益皆令炎豫記之以備晉王訪問晉王欲以
攸爲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克曰中撫
軍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
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旣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
相也晉王由是意定丙午立炎爲世子 吳主封太
子暉及其三弟皆爲王立妃滕氏爲皇后 初吳主
之立廢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
無妻者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
主及旣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濮

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一月朔興布入朝
吳主執之徙於廣州道殺之夷三族以后父滕牧爲
衛將軍錄尚書事牧胤之族人也是歲罷屯田官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

